

瓊臺類稿卷之六十七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公諱挺字孟齡姓朱氏徽國文公九世孫也文公  
易筭後一百六十七年入皇朝又九十八年始  
錄其世嫡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之主文  
公廟祀公其始受封者也公系出文公長子受之  
世居建安城中紫霞洲故址世嗣紫陽祀事高祖



武平縣簿燭光遠曾祖建寧路照磨堂子昇祖鐵剛中父浚智遠俱弗仕公生于永樂乙酉年五十始受朝命又十八年是為成化壬辰享年六十八卒于家孺人楊氏太師文敏公榮之再從姪年若十歸朱氏公歿後又兩閱月亦卒壽加公二年俱以卒之後次三年八月合葬于城南陂頭之陽夫夫子二人長燉次燿燉既免喪有司起以赴闕襲其世職間持鄉人所狀公暨孺人事行及誌銘來謁予求文以合表其墓於乎此夫所謂大賢君子之世嫡奉朝命以主祀事者乎此夫承大賢

之世德而克自樹立者乎此夫循守先世齊家之法而克盡內相者乎是宜表識其歸藏之處俾世之不知所敬慕焉志其墓者既詳矣茲不復贅爰昭之以詩詩曰

朱本春秋邾去邑爰生大賢繼聖立明倫立教心汲汲濂洛大成此焉集百世雲仍繩紃紃聖明錫爵俾世襲世當允數思始及家學不墜光載緝春秋蒸嘗禮躬執廟貌受靈人脩葺儀文秩秩牲解解子姓雍雍兄弟翕駁奔執事足拾級詩書是攻禮攸習疇其相之內資給儷

德匹休和以輯如阜斯成泉之溥白首同歸  
七十千載玄堂此同關文以表之昭煜熠世德  
永延多戰音

明故致仕撫州府知府林公墓表

公姓林氏諱鏐字元美以字行字庵其別號也公  
幼從鄉先生羅宗讓學易以是經領永樂庚子鄉  
書登辛丑進士第初任上猶縣知縣繼任寧海州  
知州終任撫州府知府年僅六十即上章乞致仕  
既歸抵家鄉友戴弘齡者握其手謂曰公可謂  
知者矣蓋以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至是自知去

足乞身以歸故也鄉人因以四知目公云公在上  
猶凡九年上猶居江右上游當湖廣廣東三藩大  
牙相入處山崑嶮而地荒僻民性健鬪往往適負  
習俗儉陋士肄學校者徒取充數罔知問學公至  
因俗爲政隨事施教不守用刑辟民大化服爭出  
趨力役輸賦稅公以時常視學簡諸生之穎敏者  
躬自講解有經指授者多有成就用是邑人士歲  
科貢不乏逮公去任民風士習變非復往時上猶  
矣寧海瀕大海民性曠直不知禮義地有崑崙山  
金末傳真教所自出故民多尚異術而妖人往往

窟穴其間公至一以禮義化之嘗有妖僧惑民執而訊之乃他郡越獄囚也因是以疏喻其人民俗頓改州舊設兩衛官軍挾勢陵壓有司非一日公疏其不法事聞于朝下憲臺總以法迄公去任不敢肆撫州雖稱古文獻邦然俗尚健訟宜黃樂安去郡遠山居之民多強梗公正身率之翕然順服公三仕州縣皆正官所至以廉能稱不為赫赫名而去後恒見思衆方期以大用而公毅然動歸思會述職來朝既以疾懇致事公歸故鄉首新祠堂脩宗譜凡所以為宗枋計者無不盡厥心暇

日與鄉之故老遨遊山水間相與倡和為樂宗黨姻隣有過從待之以禮與子弟言必隨其資而教之不苟然也尤篤故舊宗讓先生沒為具行實謁楊文敏公銘其墓且刻其所作詩文于棹平生不為竒詭之行凡所猷為輒循古道鄉人視以為式家居九年如一日以天順庚辰解官歸至成化己丑卒于家時五月六日也享年六中有九公三山故家閩中之林皆出自永嘉八姓之一惟公自五代時始自固始入閩曾祖善鄉祖俊俱不仕考觀字用賓妣蔡氏以公上猶之政九年無特敕贈

考文林郎上猶縣知縣妣孺人蓋與數也公致政  
後五年適 朝廷上

皇太后尊號致仕官皆進一階進公亞中大夫配  
鄭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初封孺人贈恭人子男  
五人瀚濬濂淮渭女一人適何鏗孫男某某瀚登  
丙戌進士選讀書 中秘擢翰林編脩今任春坊  
諭德瀚既以公卒之明年冬十二月奉公柩合鄭  
孺人墓葬撞山之原至是歲丙午上疏乞歸展墓  
詔俞其請臨行以公墓表爲請予舊與諭德君同  
官翰林又公之後弟元清公昔知境郡事予其治

下老生也聞公之名有素不敢以末文辭嗚呼公  
之學選於鄉而進獻于

天子之庭公之德孚于家而表正乎一鄉之俗公  
之政由縣而支郡而大郡聲實如一六十九年之  
間在在著稱矧又有子如諭德君者駸駸大用于  
時以顯揚之周不待表而後見於世也然言而不  
文行之不遠予非能文詩言不足以爲公輕重其  
不顯之文顧將有藉於公之學之德之政以行遠  
乎故不辭而以此揭于墓道之所

明故廣西按察司僉事加贈奉政大夫脩政

庶尹潘公墓表

嗚呼此廣西按察僉事潘先生之墓其夫人吳氏  
附焉其地名曰查塢在楊弄垣屬金華之武義縣  
先生永樂甲申歲生卒以景泰甲戌葬以乙亥既  
塋十八年子璋始登進士第又二年吳夫人卒又  
七年璋以工部主事推恩進先生階奉政大夫  
脩正庶尹吳夫人贈宜八白先生捐館舍至是二  
十有八春秋矣今璋以文學推擇為四川按察僉  
事專督學政將之任始過予以表墓之文為請且  
曰知先父者存無幾矣而吾子知之尤深先父之

莖志諸幽者既以屬諸商弘載先生矣表諸顯者  
敢以屬吾子子其毋因辭濬以正統戊辰游太學  
先生時為監丞蓋嘗注諸生列故於先生在太學  
時事知之尤詳始先以鹽城教諭起復至銓曹擢  
國子學正在官聯中屬循循雅飭不事表襮時學  
政久廢弛先生在於頽靡之中獨能振拔後古廉李  
先生以翰林學士來主國學嚴立規約振作士  
氣諸教官少有當其意者惟先生既而監丞缺  
乃舉先生補其處先生脩舉教條不嚴而肅其待  
諸生禮法不廢而有恩意一時及門之士皆當時

賢豪如商弘載彭循道萬純吉諸名公皆在其賞  
識中先生有識鑑所器重者後皆遠到而不肖如  
濬者亦家其異侍焉當時太學生有為駢儷語評  
品諸教官者於他皆有所諷刺獨於先生云謙恭  
有禮金華潘公議者謂得其實云歲己巳先生與  
安陽周公頤潮陽李公齡先後推擇為御史三人  
者太學高選而諸生於先生去獨戀戀不忍舍先  
生為御史當景泰初同時居言路者率多掇拾大  
臣短長以沽直譽先生獨持大體守正道而不阿  
不隨及出僉廣西憲時嶺表漸多事先生一值

請所至輒以書畫推其所以垂太學者以為御  
又其所以為者以僉憲二考體勢異而心則同  
也士生出入必大節如此先生諱洪字汝楫別字  
廷對芳華及以禮經中浙藩鄉試第五人宣德  
丁未中進士己卯會試某祖彥亨考文華贈文林  
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妣章氏封太孺人其夫人邑  
處士智二之女歿先生貴封孺人先生卒在所部  
之潯州東津驛享年五十有一吳夫人後先生二  
十年卒享年七十有二丈夫子六人長璉無為州  
判官次璠次璣次璋次壻次環女子一人適章

琦孫男子六人女子五人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先生始其人歟後之人有過先生茲墓者望松楸之蔚如瞻碑石之穹如騎者其下之車者其式之步而趨者其止以拜之

贈工部員外郎於公墓表

於姓古姓苑云惟餘杭有之今仁和臨江里之於來自蕭山蓋自諱長益者始也長益生子士英承其父命為外戚周氏後故從周姓周初無子晚年乃生士英必復本宗不忍違父之命而生背所後之恩臨終謂其子政曰吾從爾祖命出繼周宗

我衣我儷我以室以長以育今則老身長子矣古人不忘一飯恩况終身乎然立異姓以莅祭禮非正也周既有後父吾死後汝其成吾志復本宗姓庶兩盡焉政曰諾公以天順甲申六月二十八日卒于家又六年政舉進士拜冬官主事既三載贈仕英如其官乃請于朝復於姓又三載政陞員外郎贈士英奉訓大夫工部

清吏司員外郎歲

丙午政以虞部郎中權廣東布政司右叅議迎母方太宜久就養于官踰月而卒又三年服滿來京因奉江編脩所述狀來求予文表墓按狀士英諱



俊號默齋魯祖寧祖保父長益也幼從里社師學  
讀書知大義既長涉獵經史而於書筭法律亦究  
心焉事所後父母盡心竭力而於所生亦未嘗以  
出繼而不盡子道故能兩得其驩心而人無間言  
平生沉靜寡言人有以事質之一本諸理揆諸法  
以折之往往有因其言而易慮改行者是以閭里  
之問咸以先生目之配方氏以子貴初封太安人  
進太宜人有賢行克相其家公年五十卒後二十  
年太宜人乃卒享年七十有一政以歲丁未奉人  
立人柩遷公柩合塋于錢塘西峯焉之原子一人

即政女一適杜棋孫一文奎嗟乎古昔聖人立姓  
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因夫性之自然理之不  
可易而已苟離其所系而合其所不可合則非性  
矣故春秋於鄆人立其出而以滅書惡營人有所  
為也今於氏繼周非有所為而為之然不終假而  
必歸然其歸也必終其身而後成其志於其子不  
亟焉僅得以兩盡庶幾變而不失其正者乎於是  
乎表而出之勒諸墓道之石使後之人不幸有類  
此而處之者準以為則

贈前軍都督府經歷宋公墓表

公諱琦字彥昭霸州保定縣人也其先世出有殷  
周封微子於宋子孫因以國氏後世姓望著在京  
兆保邑有宋氏不知所自來公父均鄉母韓氏肇  
居邑之舍興里張青口以耕讀為業為鄉里所推  
重至公厚德高壽嶄然鄉邑間雖無顯宦環一邑  
之人望儀表而意銷聆嘉聲而心醉如虞經之在  
武平鍾皓之在長社也初 國朝洪武甲寅革保  
定縣為保定社又八年復即社立縣時規制墮廢  
文獻不足徵長吏初至悵悵然無所據依公方以  
民俊選為庠校弟子員邑長吏知其諳練故事且

深於法比也白諸上司署為邑掾公討論脩飭起  
廢舉墜六曹之事成取決焉於是政制一新無異  
曩時邑父老聚而嘆曰微吾彥昭不成官府矣尋  
考滿起進大都督府掾自大都督以下咸禮重之  
居無何以非已志遂自劾歸閑居養志優遊自適  
非公事未嘗造縣庭然邑大夫有事及使者行  
部有所按問吏移之疑之與義不能解者必求解  
於公簿籍之衡快然悟不能理者必求解於公政  
務之曖昧參錯不能明者必求明於公與凡一邑  
之內若遠若近若小若大若長若幼事有所疑理

有所窒礙心有所未愜必造公所質焉待其一言  
而定於是忿爭者息巽訟者止惑者以解危者以  
安邑長吏視之以久其任惡易刑之以收其行良  
善倚之以安其生終公之世邑人歸重焉公生元  
至正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今正統壬戌歲某  
月日距上時得年九十有五配吳氏邑人某之女  
有賢行端慈勤儉尤好施予稱公之為人生元至  
正壬申八月二十二日卒今正統癸亥重午日得  
年少公五歲生子六人曰載曰道曰誠曰壽皆先  
卒曰福娶某氏曰禎娶高氏女二人長適馬欽次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墨暇時即延儒生講論於凡文傳有涉於武事者無不涉獵衛學有廟而無像設乃為之繪塑立戟門新堂廡於是赤水學為諸城冠城東有溪舊有木橋溪水漲輒壞君改造以石以圖經又扁曰鎮夷通遠人不告勞而往來者便焉衛居冀獠間當孔道山菁地磽陘而軍士勞瘁君一切待之以寬上下相安故軍士惟恐君之去任也弘治改元以疾告休當道者不允乃力疾蒞事幾二年卒于任時歲己酉十二月六日也得壽若干配丁氏子四人長澤嗣為本衛指揮使次澗補衛學生次涇次

淳君生稟至性事祖母沈以孝聞沈遺疾朝夕悲  
號籲天求代疾果愈以壽終嘗建堂扁曰壽樂娛  
之一時聞人多為賦之及其終也哀毀骨立幾至  
滅性痛祖父卒于軍塋具多不備因祖母喪乃啓  
其殯重備衣冠合塋焉由是孝名聞遠近一時士  
夫為作忠孝流芳詩積成卷帙鄉里傳誦之澤以  
年 月 日塋君于 之原茲采 於師以  
其父治命求予文表其墓公始君家起武功者三人  
其一為千戶守禦泰州後調廣東之昌化與予有  
煙有荆川文學澄者昌化之派也君道荆川特與

其言知予  
以爲先容永予文 表其墓 繫以詩詩曰  
繫今貴藩古鬼方地夷獠 菁蒙醫肆我  
文皇東建軍衙 水之坡川 自左安右奢  
曰爨曰拜世 其土曰 惟一有子奮自  
嬰穉拯厥家聲儻服辟類棄而不剝寬而有制  
士愛而敬夷悅而畏 順死 庶幾無愧我表  
其截昭示來裔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七

瓊臺類稿卷之六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墓表

鄭德崇墓表

予友鄭德崇年二十有五以正統癸酉 月 日  
卒于其家至今成化癸卯三十有一年矣予始為  
表其墓嗚呼人生天地間落地即相與其始也處  
乎一室稍出于閭巷漸至于鄉邑既而遠達于  
通都徧及于異域所出愈遠所交愈廣然推原其

始莫或先於故鄉之人是故君子之於交游於其鄉人尤為親昵且加厚焉予生長海南弱冠游鄉校所相與也非一人而與德崇尤相親厚德崇予二歲先予入學既而丁外艱去服闋回學與予偕試于按察副使王公增祐時郡邑二學試者毋慮數十人唯三人中式得預廩食之數三人者予與德崇及李林憲副廷賓也德崇少孤事母孝友丁兄弟處鄉黨間以和在學校中恂恂雅飭朋儕以其美髭髯以髯目之德崇心地坦夷不為城府人或謔戲之有不堪者德崇畧不較自師儒以年

若大若小無不敬愛之喜於楷法每歲府中三大朝賀表文咸屬於德崇及支郡所進者皆令閱視之有不可者輒為之脩整略無德色郡之守佐皆重其為人然未嘗干以私溫然之中而有確然者存使其不死而為時所用必有所成就不苟然者惜其有志未及施而卒卒之時予在京師聞其訃為位而哭之時或形於夢寐每與故舊言及之未嘗不感念嘗記予領鄉薦家居德崇時在學每休暇請告歸省面還必一造逮予北上餞予於海濱潛然出涕回思往事忽忽如昨日予忝仕十

朝餘三十年矣交游遍天下求其如德崇者何可多得耶何可多得耶德崇諱勳瓊山烈樓人就產居于鄰邑之豐盈里祖諱簡父觀懋母鄧氏娶王氏生子二曰樾曰樾樾補郡庠生學有進益所以成其未成之志者其在茲歟德崇以卒之年 月 日塋于龍府山之原予表之曰

處士周公墓表

善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仕明生先至

正丁酉得年僅三十有二卒 大明洪武戊辰塋于其鄉之倉背園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鐸始以其為刑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時自熟其行耳熟其言意謂其所為者夫人能之無異焉自汝祖死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為人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我父母有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



所需也吾意其姑以是相戒耳所行未必爾也及  
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恐少有拂  
逆之自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嘗無事恒謂吾曰  
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  
以孝為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持捧薦獻  
勤勤懇懇儼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詔告之然與人  
謀事不輕然諾既許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  
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有患難不啻若在已  
然勢有不可為力有不能及者輒為之不寧者移  
相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為貧所

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瘐死烏可以一牛之  
故而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  
者尚多餘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  
志之又曰汝祖為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  
人未嘗有怨惡適里人有相構訟者辭偶連汝祖  
逮繫京獄論輸工作忽得疾卧金陵邸舍中謂從  
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我死命  
也勿作無益悲幸養我母鞠我孤我即死不恨矣  
又拍牀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  
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齋志以沒汝其

特是歸以屬吾妻謹什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汝父不幸蚤世不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官 朝著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勉哉其毋忽布政君數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為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予俾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邪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龍岡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

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於天下後世子不容別有所撰謹掇其狀中語如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甫大父景德父同憲母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即陳孺人子一人存敏以子貴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劉仲昇孫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俞處士墓表

盱江俞大有子延之為幼子崑師崑不幸短命死

矣大有恒往來于家以弟子禮事予後大有以駙  
馬都尉蔡君薦在淳安長公主府教其子天官試  
中請于上俾教讀三年授以官大有教幾二年  
矣不久當受祿而其父字常卒于家時歲某月某  
日也自予識大有君嘗再來京師視之亦嘗館  
于家其計至也大有泣告于曰先人生大有甫能  
言即教以書大字纔及齒即携至闕下俾自書  
以進于朝一時以童子進書者皆階顯宦獨大有  
少後時遂不得與焉既而又携大有游閩廣間所  
至遇名人賢士輒偕以謁見俾廣見聞顧大有性

愚昧不能有所成以負先人之期望問關幾二十  
年始有進身之階庶幾得斗升祿以為親養先人  
不待矣抱恨庸有極邪所幸者托在大人先生門  
下墓上之石先生不棄而賜之一言則先人死不  
死而生大有也不徒生矣予聞其言愀然即取所  
素知者略次序之以表其墓君諱絰字常其字也  
別號字庵先世宜黃人遷南城之曾潭今有十五  
世矣曾潭之俞族大以蕃然以詩書教其子姪業  
為儒則自君始君嘗為族譜世系分合粲然以明  
族人咸守之歲時聚會必推讓焉君為人坦率勁

直不屑世務家之有無不問也好堪與家書遇有  
佳山水即登高履險必窮極其所止或若有所得  
焉者即欣欣然喜見顏面其資稟甚完固且復疆  
健年僅六十二不意其遽死也死而有子如大有  
者位雖未顯榮然雅為公卿大夫所重則君之死  
其不死乎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配某氏  
繼娶某氏某氏生子男三人長即大有也次大美  
早卒次大騶女二人適同邑劉平南豐程垵孫男  
一人某大有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  
山之原予聞之君之同邑在宋有王無咎者嘗求

其父之墓之表於王介甫介甫曰無咎教授於常  
州其學彌動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斯世而  
止能使其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嗚呼介甫所謂  
教授於人學勤而行厲大有蓋似之顧予文不足  
以顯聞之於後世如介甫耳雖然亦姑為論次之  
如此安知所以永其聞於來世者不在斯文邪

明故樂遊處士陸君墓表

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而物為人所用人之心之存以  
否事之宜以否恒必因物之取予見之一取一予  
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

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為合宜焉而無所私於己即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之必將久且大雖然豈特人予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予之矣予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即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携之則不勝携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用舍惟其宜必甫有二子

循其長者以行而留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于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十數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矧身與其間既為己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予之而不受者尤鮮也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為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為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而

性尤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夫  
義婦順一門之中吉德叅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為  
世勸處士孫愈予考春闈時所取進士也由江都  
知縣權監察御史間持騏人過郎中所作行狀未  
求予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  
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  
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友頗讀書知道  
義嘗挾所有游梁沛間所至交其賢豪潘即必甫  
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  
則以已物與之或言其吝則曰吾夫婦為吾父守

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若一人焉處士  
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有八孺人生  
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桂  
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即愈次志女二  
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既以卒之年葬在本  
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  
呼理出於天而具於人人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  
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  
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是以  
秀之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

衰而天又為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於其身沒三十七年之後予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義者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世方以意氣相尚自是其是而盡非一世之人有人於此人以惡聲相加非理相干乃能吞聲下氣以容忍之豈非中庸所謂寬柔不報之君子人歟常之錫山有錢君者吳鉞王鏐之遠裔髫髻時就外傳于里塾習四書句讀聽其講解若有得於南方之強一語既長涉獵史鑑於唐婁貞公誨弟唾

面待乾之語深有省焉曰此人子處世保身孝親全宗之經驗方也因書景婁二字顯所居室而因以為號人亦以是稱之云君號景婁諱曰清伯清其字也曾祖號文林諱曰伯剛祖號梅堂諱曰公達父號貞庵諱曰惟常三世相承隱居不仕然皆讀書尚禮為鄉閭人君生十八日而母鄒歿在童稚時嘗夢見其母覺而質諸人其聲音笑貌宛然母也人以為孝誠所感父嘗有疾君每夕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割股肉以療之者再歷事繼母三人曰李曰吳曰鄒皆得其歡心而事吳者尤久人不

知其不出於吳也。有弟七人，君居長一弟蚤亡，以其子模後之，而撫其孀孤甚厚。其六人者，父歿時尚幼，為之冠婚，均授以產，人無間於其弟之言。君先世自嘉興徙邑之新安鄉，又自新安來贅周氏，居垂慶鄉。兩鄉父母二族待君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好善樂施，出於天性。人有緩急，來叩門，既無食者，寒無衣者，死不能葬及欲葬而無地者，隨求而應，咸如所願。其他如立義塾以教鄉之子弟，建橋標以濟路之病涉，施藥合以救人疾病，諸如此類。皆世人所難能者也。而君能之，蓋自其寬柔以教。

犯而不校，一念中來，不徒言之，而且行之，不待強而仁焉。一方君子不足以盡之，雖通之天下可也。君儀觀偉甚，未嘗疾言遽色。善自保養，老而益健。邑大夫歲行鄉飲酒禮，以書速君，正賓席終不赴。家有祠堂，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參，有新物必薦，忌及節祠時祭，必率子弟行禮。既老且病，不廢。至是歲暮，病且革，猶力疾欲如常時，力不能支，乃集長幼而訣之，曰：「吾壽有餘，而心不愧，亦足以自獻於先人矣。為吾子孫勿墜先緒可也。」遂不語三日而卒。時弘治辛亥十二月晦也。享年七十有六。



君配邵氏繼孫氏皆恪脩婦道先君而卒子男三  
長楨次即模次棟女四燕濂同樂司馬悅華昌其  
壻也孫男七人諛諤評訥誥詔議女三人楨等卜  
以癸丑歲四月丙午葬君于邑之開化鄉父塋之  
左是歲從子某以計偕赴京不及從葬既而登進  
士第乃介太常少卿馬君宗勉持君從弟洪所狀  
行實侑以雲間錢文通公原溥武進王天官廷貴  
姑蘇吳少宰原博諸公所作詩文求于言表其墓  
據狀君為人賢而孝且悃義好禮而諸公又皆不  
輕許可人者其言鑿鑿乎非虛庶幾所謂文獻足

徵者故不辭而為次序其說使表于墓道以示于  
後人

###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浙西自昔多善富之家而皆以田農起率守道循  
理各安其分而世其業近日或乃有離制而棄本  
忘其身之為齊民而不知所以品節限制焉者有  
能於風靡波頽之中而知以持盈為戒恐或淪於  
矢墜豈非善人君子代常之無錫鴻山趙氏故宋  
室之遠裔有號海航者其言曰人涉世如舟之浮  
于海也盈滿而不知所戒則將有沉覆之患矣故

以海航為號人亦以是稱之予友陳朝用晉遣屬  
天官時常屬予為作海航序今為福建方伯以事  
上京師復請為文以表其墓且出其所撰狀曰  
君諱瀟字廣洋海航其別號也系出宋盛國公叔  
黔後南渡初自汴南來居平江之臨頓里平江今  
蘇郡也叔黔生朝請大夫本之本之生大中大夫  
公禮四傳守至若勝若勝生吉甫君之高祖也再徙  
長洲之田橋吉甫生繼道君之曾祖也國初來  
贛無錫唐氏故今為無錫人繼道生公韞號聽鶴  
君之祖也公韞生汝明號怡菊君之父也君生稟

異常類河朔間人時方以侈靡相尚意氣相加游  
玩為樂君獨平心易氣勤生務本歛華就實未嘗  
佚游慢戲以棄日非禮恣肆以矜物恃財怙勢以  
凌人介介然以安分知足自戒畏刑惜福為心嘗  
代父役為糧區之長更繇租賦惟其公有後期者  
姑緩之或代之輸而徐取其償曰吾與若皆編戶  
也徒以物力優於彼為之督爾租了官事幸無相  
貽累足矣父老代學家事歲取租於佃田者量歲  
豐凶而多寡其取予有所欠負未嘗盡其償曰吾  
借力於若若資食於吾皆不可用無者苟了官租

而微有所得足矣人自不平事多質於君君曰吾  
非有司也曲直之判豈所取當但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請以是非之理折之其人為非無不悅服有  
疑難之事多決於君君曰言勿失學事體未有所  
諳因君之事而斷以吾心之理如此則可如彼則  
否卑然咸當於人心人之緩急叩門者必如所欲  
而不使之舛望去非禮相干亦必以理遣之而不  
為已甚君之真誠直道不但行于家庭乎于鄉黨  
而郡邑大夫遇有疑難亦進君議焉君盡言以達  
已意巽辭以啓上聽未嘗順旨而有後言行已處

事必畏清議痛自克責惟恐以短取敗而有以廢  
墜前人之基業焉至是疾革語其子曰吾祖宗寸  
積絲累成此家業傳序以及於吾終日乾乾如探  
滿載之舟泛不測之淵惟恐不幸遭值風波以傾  
覆所有幸而今日至于舟抵岸矣此舟付於汝宜  
操吾此心以保世業吾得以藉手見汝祖宗于地  
下矣言訖而卒時弘治己酉正月二十八日也距  
其生正統丙辰得年五十有四配孺人過氏宋郡  
馬之後子男一甫以例輸邊餉得蘇州衛指揮僉  
事女子一適邑士華基孫男一福齡以某月某日

塋于某山之原君天性孝友事親能順適其意處  
二弟怡怡如也從弟傑幼孤貧為婚娶置田宅居  
之女之子蔡某蚤失怙養下家延師教之俾至  
成立其他義舉如施楮楫造輿梁通水利之類不  
一而足皆衆所共知者若君者豈史所謂貴誼而  
賤利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歟予目之以善人君  
子非過也茲因共請為文以表于墓道用垂世楷  
範豈直紀其歲月識其兆域以應其求而已哉

明故奉政大夫岷府長史盧先生墓表

正統甲子予領廣東鄉解時同榜者五十人其中

最相厚者廣郡有二人焉新會蔣同知希舜香山

盧長史

也長史諱瑞

其字世為邑中鼎

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隱德弗耀為鄉里聞  
人君幼穎悟讀書數過即成誦在學校儕輩中超  
然獨異從同舍先輩為君賢習進士業君下筆成  
章詞采煥發曾君大器之歲甲子同赴鄉試曾君  
名在第十君次之有司皆錄其經義以式後學又  
三年偕曾君試禮部曾通復明君試中乙科當得  
校官衆多辭職君獨否或勸君毋安小成君曰古  
人貴祿養以為榮某不事早喪父而母幸無恙祿

養雖薄勝於死祭之費多矣且吾受業師老而矇  
予留卒業孰相其歸邪乃就職得牘學正便道送  
曹歸家乃奉親就橫以養時廣右士子專記誦君  
至始教之請解著作經拍授者多所造就任內三  
科得舉子十三人進士一人前此未有也學官又  
傾圮州守倅以政務空惚弗暇以白金四百兩屬  
君市材僱工重建君為之一新既落成規制視舊  
為加州人聚觀曰盧先生不獨有文學且有治才  
使其父母吾人其受福也必矣郡守缺適揭侍郎  
來巡撫衆列名以保薦揭公深用嘉獎拘于例不

克舉一時藩臬重臣論部內儒官必以君為稱首  
甫六年以內艱解任橫士子從而卒業者十數  
人後多成名起復改高唐州以其所以教橫者  
教高唐人州又無登甲第者公於衆中擇其秀而  
敏者加意教之三年中得進士二人劉寬為御史  
梁鏞為給事中二人每與人言吾輩非盧先生不  
致此其餘後多為良有司明師儒學舊有先賢祠  
又圯有司過而不顧君捐已貲構祠塑像春秋祭  
奠如禮又嘗考古圖經脩高唐郡志刻梓以傳君  
在高唐非但惠及士子一時士人庶之家莫不

沾溉君將秩滿士子及父老赴告上司乞再留教  
三年拘以例不果臨行老幼戀戀不忍舍去士子  
羣送至二三百里亦有遠抵京師而後還者君  
既去任有妻死葬城北士子春秋必祭掃封植其  
塚愴然道旁過者指曰此盧先制夫人塚云秩滿  
赴天官考稱陞恩恩府教授思恩乃羈縻州郡以  
學未久僮人不能華言譯而後通君不鄙夷其太  
諄諄然訓諭之無厭倦意其人用是稍稍解悟積  
久而通歲貢太學者與柳慶士子無異時土官知  
府岑英以軍功改任都閩頗知書諳時務以宦游

事夫多有求索徃徃輕之獨於君加敬重凡事有  
所咨問君隨事諷諫規正多有裨益歲飢君自  
府發倉賑之民賴以甦郡缺貳守例當申缺請流  
官來曰盧先生生我無以為報請于郡守乞以君  
補其處守以聞于朝奏到君已有岷府長史  
之除矣君至藩邸甚為王所敬禮而世子尤所注  
意一府之事若鉅若細惟君是信君心公而明故  
凡府中寮屬卒隸若大若小莫不得其驩心僅踰  
年以疾終於官後王府有事逮其人赴都臺劉御  
史適典獄事問及君咸言盧長史在豈有是哉言

與淚俱嗚咽不已君幼有至性事父母先意承志未嘗少拂父卒哀毀繼幾不能生教育諸弟尤極友愛制產授室各底成立性尤廉介不義之物一毫不取諸生奉束脩者君視其學之勤怠家之貧富以為去取非學勤而家裕者不受學勤而家貧者則受之而酬以他物富而惰者則曰我於爾無功幾何安君為學敦尚古道而於性理之學尤所潛心作為詩文一以義理為主不為彫刻鉤棘之狗有拙庵稿若干卷藏于家君生于永樂辛卯而卒于成化甲午享年五十有四配葉氏生子三長

淵登甲辰進士初任新淦知縣次某庶出孫男某女某適某淵既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邑中陂頭陽之原君卒後又十五年始持劄御史所述狀來乞予文表其墓道予於是竊有感焉蓋自歲甲子予始至廣城與二君交好既而偕試禮部君領教職去予與蔣君卒業太學其後蔣君官福建獨予久官于朝蔣君既之官遂不復胥晤惟君官近藩聲聞屢相接亦嘗三二次至京師至則相與盡朋簪道故舊雖盡平生歡而後去蔣君之歿予幸後死且以文字為職業訖無一言以慰吾

故人於地下負之多矣幸君有子且出于門下不  
求予言尚不容已况有求乎故為之論次其行實  
以表其墓曰嗚呼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誼之不  
終也多矣後世學校教官乃係籍之師儒場屋年  
契乃偶同之朋友生則強合之死則決去之固非  
一日之故也亦非一人之咎也予友盧君生今之  
世存古之心必行古人之道而不拂今人所為譬  
之規矩準繩形而自有方圓平直之具金石膠漆  
性而自有堅固凝結之素教道行於官勢之外交  
難寓於名第之中蓋今世中之古人也斯人之

斯世豈多乎哉予故表而出之

果菴先生陳君墓表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噫豈惟國哉雖一鄉亦  
莫不然鄉有君子則風俗以之善人材以之良世  
豈可少斯人也哉吾於閩漳浦得一人焉曰陳君  
居海之陬秉禮以示教海陬之人咸薰其德而化  
之授經者就以爲師行禮者宿以爲賓隱然閭巷  
中卓爾不群蓋有古君子之操焉嗟乎禮教之不  
明匪獨倡率之化不至而亦下無薰陶漸漬之俗  
致然也使一鄉一邑皆得如君者一二人則庶幾



善俗成而良材不致於乏絕矣吾於陳君有所取也君諱穆字尚敬果庵其別號也曾大考史脩大考伯齡世以貨雄其鄉俱不樂仕至君之兄壘始以進士起家為尚書郎贈其考困翁為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母王氏封宜人君兄弟六人長鄉貢進士翼號竹庵次處士肅號松庵又次號梅庵即以進士起家者也官至東廣左布政使君於兄弟中最少事其兄極恭方其幼也亦嘗有用世志從師習進士業專門蔡氏傳既而以二兄俱出應世遂棄去不復為然猶用之以開門授徒一時及門

之士經指授作文皆有師法往往登高科躋臚律及以之涖官行事輒卓卓有立皆自君教中來也君於學無所不該而尤習於禮朱子家禮雖家有其書世入行之甚鮮邑中士大夫家閭有行者咸於君焉取則子弟有加冠者必宿君正賓席深衣幅巾動合矩度一時觀效者翕然服以化君生於永樂己丑至天順壬午得春秋五十有四矣一日對客歎曰先兄二人者俱以五十四歲捐館舍今吾年數及之矣殆不久於人世乎果於是歲五月十九日卒于家君妻葉氏無子生二女適里士趙

純重施秉叙卒之歲某月某日既葬于某山之原  
又四年其門人禮部主事吳君森借其弟兵科給  
事中原以布政公命徵予文表君墓嗚呼若君也  
世豈多哉在閩之先有隱君子名與君同者鄭其  
氏其學行大率與君相似至今福唐人祠于學宮  
以爲鄉先生君秉禮躬教有功於其鄉人不下鄭  
君之於福唐也安知百世之下無有援其例以祠  
君者乎用是表于墓道以示來者

荆溪莫居士墓表

陽羨郡古以義名故郡多尚義之士近時爲鄉人

所稱者非一人西州居士莫君其一也君諱澤字  
景源其先自吳來徙占籍義興者四世矣君資稟  
和厚有幹局尤篤於義凡事有益於人者聞之輒  
汲汲然惟恐後適 朝廷有勸民輸粟之令君罄  
其所儲時得粟七百有奇石輸之官爲邑人倡邑  
大夫因被以義民之名入亦以是日爲最其平生  
所行往往多稱其名如拓學宮之基梁陽山之溪  
固縣西之水閔尤其表表然者水閔之成巡撫大  
臣嘗一命邑大夫嘉旌之而其名益有聞於時其  
所奉義多此類君戶租甲於一鄉有司舉君督本

區貌始終若干年事集而人無怨言晚年以家事  
付諸子構草堂於西洲之澗時從賓客嬉遊竟日  
於一切世味澹如也君生洪武癸酉至天順丁丑  
十一月八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世以義相承而皆不樂仕母吳氏生君兄弟  
五人而君居長友愛深至彼此怡怡如也配潘氏  
婦德母道咸有可取者焉生子男四人疇程穗某  
疇自邑庠進太學生今為栢鄉縣知縣一女適王  
澤孫男十三人疇等以君卒之 年塋于 之  
原潘夫人後君十二年年七十有六卒因祔塋焉

卒塋後又七年疇自栢鄉考績來

示師特其同

邑少詹事徐先生狀來乞表君墓予不若誠觀徐  
先生狀中所云荆溪好義之家稱莫氏而信其言  
之足以徵故舉義之一言歸焉嗟乎道二義與利  
而已利必去而後義可施然夫利誠不易也風俗  
衰薄之後有能顛顛於當為之事而為之必得宜  
亦豈易得哉是宜表之為後人勸且繫以詩曰  
天生德在人采賦釣彼此惟下為奪民得名一  
善迨其群施雖匪博隨厥身義聲焯焯聞鄉鄰  
表而出之示世人千秋萬祀庶有聞

瓊臺類稿卷六十八終

瓊臺類稿卷之六十九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丘濬仲深

墓表

勅贈南京兵部主事張公封太安人葉氏墓表

饒州鄉衮首稱宋張忠定公世居德興之新營合族以居至今衣冠不絕其第幾世孫有隱德君子者張氏之族之長也族凡五百餘爨食指數千環所居以生殖公與其配葉夫人儷德偕老隱然在

族屬中為其尊行歲時伏臘子孫族屬趨承嚮仰  
有事告焉有疑質焉出入起居俟焉邑人稱鼎族  
者必歸于張至論其族屬之盛家教之善者亦不  
能舍之他適焉公生于洪武壬午至成化乙酉十  
二月二十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夫人生于 至  
成化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公以  
子貴勅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夫  
人封太安人公卒之後若干年與太安人合葬其  
邑西臺之陽公諱靜濱字叔雅曾祖希明祖伯署  
父仲業世以儒為業以禮持家為鄉人標表

諱懋恭同邑天門村人宋名臣葉夢鼎之後父學  
賢母某氏年 歸公生子男二人長勝次

英中壬辰進士第初授南京駕部主事後改兵部  
職方司主事起拜瓊州府知府女二人適朱琳葉  
虎孫男七人暹遇昇昇昂昂 女二人初夫人卒  
知府公既請雲間錢尚書原溥為銘以志其玄堂  
今為郡于瓊又以書來屬予表其墓道謹緝公與  
夫人之家世德行以為韻語刻石以垂示其後人  
其辭曰

猗德興張出唐文確一家萬石代有顯官錄其

武城徙魏昌樂越淮而江在五代末宋自婺源  
來居新營大理通直接武而興至中奉公始登  
甲第曰根知常大顯于世爰生偉人是為忠定  
朝著直聲出施善政有德在人在傳在史源深  
流長世世繼美歷三百年如一日焉維淑雅公  
尚象其賢魁傑豪邁雖不前逮文彩風流宛其  
有在我聞其人潛光不耀即家為政脩身以教  
司里之正望廬訟息長區之糧先期事集出言  
制行為鄉族師和而不狎規而靡隨匪獨自賢  
厥有良配宋台寧海右丞相裔相夫善俗勸子

盡忠婦道母儀古將無同此偕彼隨溫仁貞靜  
寵命通偕生封沒贈封土為墳琢石為表刻文  
以傳子孫永保

故贈工科給事中夏公封太孺人朱氏墓表  
姑蘇有孝子夏其姓敬其名持敬其字吳縣人也  
洪武中以間右起實南京永樂中隨 駕北遷居  
京師之明時坊父曰仲文母曰張氏張嘗病革孝  
子甫 歲即焚香告天自以刃割股肉和羹以進  
母食之而愈孝子以童稚之年所以知人肉可以  
起疾者以仲文曾繫獄幾死張聞之割股肉進

入獄中服之而愈故也方夏氏舉家北上時舟為風濤所覆張溺死孝子投諸水中期以不得母不起舟人亟力救之始獲免甫登岸即以首觸地氣陡絕家人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居無何仲文亦卒孝子殯葬極力為之無餘憾自後每遇忌日追思哀慕竟日不食如始喪然每與人言及二親輒泫然流涕孝子有兄一人性急躁孝子奉承之惟恐少拂其意家務任勞而以逸處其兄兄感之亦信順焉孝子治家有法待下有恩其於教子尤盡其心每因事戒諭示以教曰讀書但要明道理作

人又曰事必歸忠厚不可刻薄又曰寧人虧我毋我虧人其言如此類者甚多皆本孝心之所推也平生寡疾不餌藥年八十一忽得疾家人進以藥孝子曰死生有命年至古稀而又加以一句尚欲求生耶忻然而逝時 年 月 日也配朱夫人錢唐名家子父元母汪夫人生為父母所鍾愛不輕與人聞孝子有孝名遂以歸焉夫人既歸夏氏舉家賢之無有間言而與孝子相敬如賓勤儉持家六十餘年有如一曰夫人恒以不及事公姑為恨每遇歲時忌日相孝子供時薦器皿必潔品物

必豐與孝子相對悽愴者竟日孝子既歿諸子歲時行禮夫人亦必躬親不以老而少怠也始夏氏由姑蘇徙金陵而朱氏亦徙自錢唐夏氏先北上朱氏繼來父老弟弱夫人助孝子併持二氏門戶既而汪携弟妹來夫人畢力為之婚嫁有弟某年亦八十終白首相周旋兩家恒如一日焉孝子卒時子昂欲按文公家禮以行恐夫人溺于世俗之故遲疑不決夫人聞之曰此政爾父之志也宜亟行之昂因是凡子姪冠昏皆依禮行之承夫人志也至是卒年八十有七時 年 月 日也子男

二曰昂先卒曰昂舉進士為工科給事中三載考最推贈孝子從仕郎工科給事中夫人封太孺人女五人一適士人曾霖一適順天府學生沈惟隆餘三人殤亡孫男一祚曾孫一壽方孝子卒時昂猶未仕夫人身其祿者三年至是昂以歲 月 日以夫人合葬于魏村社小五基之原予掌教太學時昂在館下季試屢第一昂初祿食時夫人令昂負俸米斗來饋蓋不忘所自也噫孝子之孝不可不傳於世而夫人之賢又有可稱述者焉予叨從太史氏後凡人有善行懿德有所見有所聞所



傳聞皆當載諸簡冊傳之不朽以為世範况昂在諸生列重有所請而二人者之善美接於見聞有素皆所嘗書而可傳者哉是故表而出之以刻于墓道之石 弘治辛亥

贈御史張公合葬墓表

明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張公以燕山左衛經歷致事南歸家居者二十二年以歲癸巳四月卒于正寢時其子泰以進士知閩之沙縣詔徵以為御史中道聞其訃歸守制服闋起授監察御史奉勅督京畿學政歲壬寅其母區氏又以某月卒

家距公卒時蓋十年也泰將南歸襄其喪事以予同出嶺南泣謂予曰不肖孤自幼從先父游學于京師即辱為先生所知識敢請一言以表識先人墓道使鄉邦之人因先生之言而知不肖孤之有是父母也以貽親之令名於不朽其為賜也孰大焉予初來京師即聞人言公為環衛幕專司庾政一時出納之際人多因以規利公一無所取纍然於儕輩中惟有儒者氣象及公家居又聞人言公久別而歸鄉人無不敬仰孜孜以勸化風俗為念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暇日與鄉人

子弟談道朝廷聲名文物之盛勸其力學以觀國  
光聞者悚躍公初歸日其尊翁年踰八十尚康強  
無恙公以所得推恩封父母救捧誦以為之壽  
兼進以所當得章服翁服之顧盼欣幸鄉人父老  
姻親畢來胥會遠近聞之歆豔嘆羨與凡歲時上  
壽旦夕奉事無不曲盡其孝愛之情鄉里觀感因  
而興起孝敬者亦多有之及其沒也喪祭一一如  
禮公與區孺人白首相周旋畧無間言而區孺人  
亦脩潔嚴整處家有教治生有法而家道日以豐  
裕訓誨諸子諸婦咸有條教而於內外族姻無不

得其意者一時親隣咸敬重之得其夫婦一言終  
身佩服事有不平待其一言以決若公者可謂善  
人君子而孺人配之足以媿德匹美矣公諱英字  
士傑別號東菴其先南雄人徙居南海之龍津祖  
可達始居甘溪西澹村父子貞勅封如公官母  
何氏封孺人區孺人邑故大姓仕凱之女子父曰  
某母某氏生子四曰禎次順次即泰次慶女一適  
廖平順孫男九人公生於洪武乙亥得年七十有  
九孺人生于洪武己卯得年八十有四塋公以其  
卒之年某月至是孺人卒乃以是年某日合塋于

公瑩嗚呼南海之區西淋之崗山來自良而面于坤張御史叔亨之父母體魄之藏在此後之人有事過焉者宜加以禮而相戒以慎無樵採於斯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鳳翔府學教授韓彥夫致仕家居乃成化癸卯春二月自其家河內之脩武來謁予於大學彥夫予故人婺源知縣敬夫之弟也坐定出敬夫手書示予曰先兄臨終時出此以授俊曰此吾平生之情志也汝持此以干瓊臺先生先兄之藏既蒙先生賜之銘又為文以祭之其平生行實固已昭于世

矣但其所謂情志者則未伸焉俊幸後死敢請先生一言以成先兄之志嗚呼敬夫不可作已見其手書如見其人然寧能已於言邪敬夫先世潞州之韓店人韓氏在宋時族大而蕃環店而居者皆其宗人故潞人以韓之氏氏店為元初兵亂其六世祖徙居澤州陵川縣之椅字掌其地高亢居民患於遠汲所居不百步許有泉一泓每為沙泥所汨乃市甃甃以為井汲者便之衆義其所為乃加泉之名以義為祖卒偕妣某氏合塋于義泉之北五世祖諱某妣某氏亦附塋焉生子一人諱成之

者四世祖也邑稱為善人元至正癸未享年七十  
有五卒亦塋於其側未幾澤潞盜起其三子思恭  
思溫思敬奉母避地于懷慶定居於懷之東六十  
里靈泉鄉占籍脩武今為脩武人者若下世矣思  
恭生 生思溫 生 思敬 生 生

敬夫名儼彥夫名俊敬夫領正統丁卯鄉薦以藝  
源知縣致仕彥夫先敬夫一科領鄉薦以乙科得  
陽曲教諭進鳳翔教授嗚呼太行山綿亘數千里  
界乎中州之間其陽則覃懷陰則澤潞也韓氏之  
先居山之陰其後也乃越山而居其陽天地清淑

之氣渾淪而深厚山之面受陽明之光習達而清  
秀開韓氏之先者留骨於玄冥之地則有以養之  
而不朽承韓氏之後者發秀於陽明之鄉則有以  
銜之於無窮後之人有過義泉之阡觀斯塚之纍  
然斯碑之穹然者尚有所徵而加之意焉

李母邵氏墓表

成化己丑夏五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李君入覲請  
于

上曰臣本先任翰林編脩時蒙 恩賜先臣某如  
臣官妣邵為孺人今臣官四品既滿考當得貤贈

敢昧死以請

上曰與之故事請 恩典者皆下吏部吏部檢著  
令以聞

上是之而後循故事予之 誥勅今李君之請

上特有與之之旨者蓋以君嘗效勞史館進講經  
筵忠勤之績簡在

上心故也於是進贈編脩府君太常寺少卿孺人  
為恭人 命下君捧頌嗚咽悲悼不自勝既而收  
淚謂其友翰林學士丘某曰本生十有三而喪母  
三十一而登第方其官翰林之初先考猶及見之

惟先妣不幸早逝不見本之成立雖賴 國恩兩  
膺贈典然已無及矣終天之恨寧有紀極今距沒  
時餘四十載而墓上之石尚未克立謹述其行實  
屬筆於子第惟先妣云亡本時尚幼懿德善行不  
能盡憶姑述其槩如此幸憐而賜之以言按李與  
邵皆富順著姓恭人父諱文質邑稱善士母張氏  
有家教恭人生而柔淑稍長舉止言動咸循法則  
凡家之貨賄皆恭人司其出入閱歷歲時錙銖靡  
有所失父母有所分子惟二妹所簡擇取其棄餘  
者雖粗惡弗計也及笄歸李氏為贈太常府君正

室府君之父性剛勁鄉鄰畏憚之恭人事之謹甚  
凡饋食縫紉之事皆極精緻賓客往來留款無虛  
日恭人於餼核酒漿率預備之以待有所需索無  
不當其意者府君每晡輒稱觴為二親壽常至乙  
夜恭人奉侍無違禮府君有所謀為合於義者百  
計從吏之期於必成一或踰禮亟勸沮之惟恐其  
或聞於外長子年七歲即語府君命入社學時祖  
父特所鍾愛課其業甚嚴子每自學歸恭人必諄  
諄教戒曰用心勤讀毋貽祖怒也時府君出游江  
湖恭人率家人紡績以足日用舅姑年老忘其子

之不在側也環邑之人咸以賢孝稱之不幸年三  
十九即得羸疾醫療弗效病亟呼二子告之曰尔  
兄弟勤力向學後當有好處惜吾不及見也言訖  
而逝時宣德庚戌歲某月某日二子長即本字立  
之登戊辰進士第歷官翰林檢討編脩侍讀今為  
南京太常寺少卿次根以名醫舉為本縣醫學訓  
科於乎恭人臨終之言於是乎驗矣豈昔人所謂  
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者邪雖然物之生也其  
功雖見於成而其成也必本於生蓋物生而不成  
者有矣未有成而不本於生者也春陽播動發生

群有必至於秋而後萬寶告成當是時陽氣凝而陰質具矣謂之非春生之功可乎母之生子而不克見其有成亦若是而已矣由是觀之太常君之有今日雖曰祖宗德善之餘慶而恭人之功實居其大匪但生育之恩而所以啓其童蒙之教實有賴焉君果能承其教奮厥志歷官卿佐著名朝野大振李氏之家聲變寒畯以為榮宦揆厥所元非獨有功於其子實大有功於宗祊也是宜表出之以示其子孫使其所自云

誥封宜人蔣氏墓表

弘治初元 朝遣通政使司左通政陳琬往山西告祀河瀆等神既訖事復 命而其母封宜人訃音適至予往弔之琬拜哭且言曰先妣不幸見棄志壙之銘既有託矣敢以墓道之文浼焉予辭未獲命因曰表墓必得夫人之行實願聞其畧既而琬偕其女弟之夫庶吉士蔣冕奉編脩張濬狀拜以授予予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蔣氏全州人祖思賢戶部主事父諱某隱居不仕母胡氏有賢行夫曰 誥封奉政大夫通政司右叅議陳君名表國初蜀獻王賢傳南賓之曾孫自長沙來居湘四

世矣蔣氏自漢以來為三湘望姓夫人父母無子  
止一女不輕以予人贅婿得陳君兩家相去伊邇  
夫人在家侍父母出以奉其舅姑兩盡其孝久之  
始來歸執婦道惟謹時君父素菴先生以崇安縣  
長吏謝事家居平生廉介不妄取予家計蕭然夫  
人偕娣姁蚤夜勤劬以助成家計先生忘其家之  
為窶也君兄弟三人伯兄宣季章俱治經以資進  
取已而二人先後領鄉薦為邑文學君益思自奮  
勵夫人曰古人仕以為養開門而仕暨其退也必  
有歸宿之地今兄若弟皆出而仕君又繼之而家

計屬之誰邪矧二親垂白在堂不可一日無養盍  
思之君曰汝言良是遂偕夫人一意供子婦職定  
省之暇凡可以資供養營衣食者無所不用其心  
用是家益饒裕二人者得無內顧以自肆于官學  
夫人預有力焉夫人既盡力以奉舅姑襄其大事  
如禮而父若母無他兄弟資以為養迨其終也一  
依於禮如其所以事舅姑者然夫人為人子為人  
婦可謂兩無歉矣夫人生子四人長即琬次璘次  
璵次瑛自琬能言即隨事為之開導稍長就外傳  
即切切然以督教之不容少懈恒謂之曰汝家世



業儒汝父兄弟三人伯與季皆以經術顯汝父獨以家故弗克如其志汝尚加勉勵所以緒成汝父之志以儷美二父者其責在汝歲戊子琬偕從弟瑤聯名登鄉榜赴禮部試瑤登壬辰進士第琬下第歸夫人用言激發之亦登戊戌科第二甲進士初除戶部山東司主事三年選任通政司右叅議尋轉左又陞右通政夫人兩膺推封之典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夫人既見琬之榮顯而遂與婿郭弘亦皆領鄉薦謂君曰君身雖不仕而子與婿代為之足以自慰矣歲癸卯琬以公事使兩廣順道

齊歸為二親壽親姻畢集以

人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陳氏今日以為夫人喜夫人不色喜亟遣琬行諄諄以勉盡職業為戒琬既還朝方圖再因事歸省不果而訃音適至時歲戊申閏正月十九日也距其生時洪熙乙巳享年六十有四琬將援例守制歸以某歲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之原嗚呼天欲與人之家非特本支積累以生者賢而有立而其媿之他姓以為助者亦莫不得其人焉今觀湘鄉之陳來自寓公一旦超出其土著以為之望豈獨以其丈夫子

之賢我亦由其婦德之賢有以從史贊助之使然也予曰表陳夫人之墓特表出其所以然者以示

建江程宜人墓表

君德容其配程宜人以成化庚子八月任所抵建江里三日而卒時九月

進士卒業太學釋褐知賓州偕之官復臨其所

生之地賓之老嫗猶有及見其設悅者在賓僅三

年德容念母氏老在故鄉遣宜人歸侍養不意

甫抵家而卒以增母氏之戚嗚呼可嘆也已吳氏

邑大家族大而蕃宜人自婿吳宗上奉舅姑尊長

下臨子姪早幼中聯妯娌姊妹無不各得其歡心

凡德容處學校赴科試游京師家事一托宜人

宜人處之各當其可若內若外宗族姻婭鄉隣之

家歲時問遺婚祭喪葬吉凶之禮罔有缺失一時

鄉邦稱婦道之賢者必歸焉生子一應奎為太學

生娶符氏繼王氏臨江同知汝學之女女三邦媛  
適邁澄王祖生邦彥適瓊山馮顥邦光適文昌林  
某宜人卒之明年十二月既塋于邑之新寨之原  
又七年德容賓州秩滿聞繼妣喪守制歸家而應  
奎適應貢來 京持予友潮陽知縣陳晉卿狀來  
乞表其墓予既叙其行實而又系之以詩詩曰  
彼程之子來嬪于吳婉其為德不亟不徐生也  
于賓載履其故邦君小君出自掌固三年來歸  
信宿遽殖遂首丘願於其故居有蔚其阡草木  
茂盛得表以文疇云非幸

勅贈安人周氏墓表

古岡處士封戶部主事曾公真之配 勅贈安人  
周氏者今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能之母也婦  
道母儀為邑人最入 國朝以來邑人士母得以  
子貴推 恩受褒封者僅一再見安人蓋賢而且  
榮者不幸以天順丁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其  
家時能官南京既得國子祭酒吳先生銘其墓今  
陔官于朝且踰十年矣復以墓道之石未立俾予  
表其上予家海南每北上必道古岡訪邑中賢者  
衆必推重魯公因魯公之厚德高誼而知其必有

賢妻也及辱交員外君同登進士第官于朝又  
因員外君之奉法守職而知其必有賢母也為人  
婦則相夫以成其德為人母則訓子以成其名若  
安人者文婦中豈多得哉於是為之論次曰安人  
諱某南海鉅族女考璇任新會醫學訓科母倫氏  
有賢行安人恭謹和裕不強而安在家甚孝謹既  
嫁則移事父母者以孝其舅姑由是推之於舅之  
黨姑之黨以及夫州里之人戚疏愚良一皆處之  
當其所內外遠近咸無間言丈夫子六人長資次  
卽能次英次俊次秀次傑女二人長適何弘次葉

倉孫男若干人安人年二十歸魯氏卒時年五十  
有三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北街  
鳳山之原凡其閨門德善處家條教見于誌銘者  
茲不具特表其槩俾饒于石以示夫後之人  
封太安人張氏墓表

嶺南士仕中朝而交游徧海內者曰袁秉中甫  
以禮經起家擢尚書戶部主事出知梧昭永三府  
事所至有人白聲君子推原其所自謂其必有家  
教焉袁之母曰太安人張氏寶安邑宦族女考志  
遜戶部司務安人生而異凡女在父母家端謹而

孝恭既笄擇所宜歸歸溫塘袁公甲初在夫家柔  
順而儉勤生丈夫子五長浩次魯次衷次常次孚  
衷秉中也女子三適某某諸子女甫能言卽隨  
事而訓戒之為人母慈善而謹嚴若夫女工之精  
緻禮數之閑雅事體之純熟皆餘事耳用能相其  
夫以成家道教其子以致顯宦於是溫塘公歿有  
主事之贈而太安人生受勅命之封皆非偶然  
也安人以洪武丙寅五月初一日生一卒以天順己  
卯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四知府君既以卒之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安人於某山之原藏諸幽

者旣有銘矣而表於顯者尚闕焉秉中命其子鄉  
貢淮士宜求予文刻諸墓道予與秉中交最厚所  
謂異姓兄弟者也其次子鄉貢進士孚視予猶兄  
而宜視予猶父而常之子賜進士士鳳又予考  
會試所取士也於予為門生故不辭而按狀為之  
表并系以銘銘曰

勅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丁公孺人蔡氏墓  
表

雲間有厚德君子曰丁公諱鉞字孟威鄉人謂詒  
穀先生者也

天子以其子溥故封翰林編脩階文林郎其配蔡氏封孺人受封甫踰年溥承恩歸省覲凡三閱月而公捐館舍時歲癸巳八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寅享年七十又六又六年為成化己亥七月十三日孺人卒距其生未樂丁亥享年七十又三溥聞孺人訃循例歸守制將以孺人合塋于公之宅兆衰經踵門求予文表其墓按狀丁氏其先汴人有諱彥倫者仕宋為脩職郎始居秀之甫里有締紹祖者仕元為荆襄總管棄官歸隱華亭之浦東華亭之七寶鄉有丁氏自此始紹祖生茂

卿茂卿生子三人仁甫其長子也是為公之高祖仁甫生仲達仲達生文政是為公之曾祖文政生汝霖汝霖號素行處士始遷秀野即今居也是為公父公所生母朱氏有賢行公生而秀穎最為父母所鍾愛年甫冠父為仇家所誣逮赴京適公病滯下篤甚力疾欲從以行所親者或沮之公曰吾身父所生也父罹難而子以惜身故舍之人惡用子為哉卒從行幸無事歸後周文襄公總浙西財賦而於區長尤所慎擇郡守趙公豫首舉公以應命文襄於儕輩中特呼公出加獎與在官十有

二年分毫無所私一時同輩席官府勢多所漁獵以殖私產或舉以諷公公笑曰人之肉可貼吾身乎吾之先累世積德尚懼非禍况吾敢以不德繼之其能免禍乎不見鄉人某某為糧長乘勢欺貧弱攫其所有今皆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吾知奉公而已他非所異也久之謝事歸隱家事悉以付諸弟先是仲弟綱承母命贅外氏公後召歸與居李缺少失怙公撫育以至于成立是皆精醫善書以承世業公惟以奉母教子為事公私事一切付之乃於後園築錦雲書屋購書數千卷度其中

致師儒居之以教其子溥用是專攻於學選入郡庠補弟子員領丙子京闈薦第二人己丑廷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擢翰林編脩鄉人咸以為公賀公曰此豈某之力哉祖宗餘慶也公為人儉約不事貨利於一切聲勢泊如也儵然一室未嘗蓄媵妾與蔡孺人最相得自壯至老相敬如一日孺人諱佛娥同邑七寶鎮南大族蔡文傑之子年十七來歸公時舅姑性溫嚴各異孺人事之各得其心舅病助公奉侍晝夜無怠倦意舅謂所親曰吾家何幸得此新婦天必將生賢子孫以報之姑性嚴

毅婦女少當其意每與人言吾大息婦甚賢且孝  
臨終召諸婦諸女立牀下諭之曰吾歿後汝等事  
大息婦為人家婦者能效之則無忝家門矣孺人  
勤儉五鼓即起為子溥梳洗課之讀書即燈下紡  
績厥明治家事日以為常及溥出就外傳游學校  
上京師凡有師友禮道路費必為之豫備咸豐  
腴而曲備溥既登第官禁林鄉人有之京者  
必再三寄聲以慎官守毋失朝參為戒一時華  
亭人稱賢母者必歸焉孺人公公生男二長天次  
溥是也初溥未生前養一子名安女二長適姜

次天孫男一魁女二長適張深大尚幼公以卒之  
來歲十一月九日葬于邑余陽之福壽山孺人以  
歲庚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嗚呼國者家之積也  
方三代盛時比屋皆有可封之俗不獨丈夫子之  
能賢而凡一時之婦人女子皆有可稱之德焉觀  
諸詩之正風可見已方今

聖化大行訖于南國有若雲間之詒穀先生者與  
其配蔡孺人儼德媿行皆有古人風致是固其資  
性之美家教之素而亦國家承平之所漸漬歟  
則其生文行之于膺恩封之典豈無所自而然



哉於是乎表其藏以為世則

### 封恭人李氏墓表

南京工部侍郎蕭公之正室曰李夫人以公貴受勅封安人繼又受

誥封恭人年五十九以成化丙申五月丙寅卒于泰和之里第時公致政南還抵家僅五閱月子刑部主事璵鄉貢進士珂在京師聞夫人訃璵自述其行狀借珂持以詣予求表其墓且曰壙中之志已筆於鄉姻少宗伯尹先生矣按狀璵所叙述者甚詳且實尹先生既採以序而銘之矣予不容

贊謹列其大要著之墓道使後之人有所考見其知其所自焉夫人名肇姓李氏李故泰和鉅姓世居邑之文溪曾祖雲龍祖又新考浩從學曾松坡學士官終固安教諭母陳氏生夫人九歲而孤躬自教之以婦禮文紅李族諸女夫人冠焉擇所宜歸來適蕭氏蕭世居邑郭為泰和宦族曾大父惟善大父仲齡父引之累

封左通政母曾氏夫人累封恭人逮事舅姑承行順受事無違禮蕭氏諸婦夫人先焉年十八配侍郎公時公方在鄉校習進取業夫人所以資助

之者甚至迨公領鄉薦登進士第授考功主事陞  
員外郎進郎中擢貳通政拜少司空夫人隨事贊  
益罔不委曲詳盡內助之功夫人多焉歸公五年  
歲在己未生子璵丁卯生子珂庚午生子玠甲戌  
生子瓚璵以進士選讀書翰林為庶吉士主事刑  
部珂領江西鄉薦得乙科不就卒業太學需次銓  
曹以待再試玠瓚亦皆務學有嚮用意璵娶劉氏  
亦封安人珂娶任氏玠娶吳氏瓚娶歐陽氏繼龍  
氏孫男二人女五人夫人躬身示教勉勵其子若  
婦舉有成式母道之慈夫人有焉嗟夫夫人一

於其女則孝於父母於為婦則順於舅姑於為妻  
則益於夫子至其所以為母與姑以畜其子若婦  
者則又慈以正焉非獨在己者處之各盡其道凡  
其所屬合者若父若母若舅若姑若夫若君子與  
婦亦皆人人安之順之以各盡其道焉者豈非積  
善之家自然吉德之參會哉是宜表而著之以示  
夫後之人

瓊臺類稿卷之六十九終

瓊臺類稿卷之七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伏以

朝廷以兩廣賊勢已極議調官軍萬人制諭總兵  
官討之夫調軍止於萬人以言殺賊則不為多以  
言供餽則不為少況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  
大非顏總兵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

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凡事易於措辦自其  
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  
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為功而人心始日離  
賊徒始日盛不幸而繼其後非盡反其所為決不  
能成功也為主帥者必廉以持已仁以存心信以  
待人嚴以立威然後倡勇敢以作士氣通下情以  
收群策則賊平可期矣雖然此主將之事也愚無  
庸論所有短見數事條列于左容或有裨行軍之  
萬一焉

一今日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焉曰逐曰困  
而已非謂不必攻與戰也所以與戰者則在  
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逆料遙度也蓋賊之在廣  
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逐之使其歸巢  
穴困之使不得出沒則賊坐斃矣何也蓋廣東  
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告民之無所依  
歸者之驅脅於是為賊耳使廣西之徭盡歸巢  
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行驅逐之策也  
神速廣西之賊非所不欲一鼓而直抵其巢穴  
禽獮而草薶之但山嶺崎嶇蹊徑狹窄雖有百  
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行坐困之策也

一所謂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賊所殘破者六府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所以不能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數路然後處處相遭彼來迎戰則與之戰彼不敢戰只得歸其巢穴耳所以逐之又當分為四路皆會於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開建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直抵潯州其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由間道徑岑溪等縣

會于潯州其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亦會于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平樂縣亦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剿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愚所擬四路亦約其大略而已若分兵或多或少遇賊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所謂困之之策蓋廣西徭寇如柳慶等府脩仁荔浦等縣處處有之惟潯州大藤峽為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蓋大藤峽前臨河道

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其中皆是高山峻嶺只是刀種火耕蓄積有限惟憑劫掠為生况其所種之田盡在山外大軍一至四面分守據其要害截其出路彼不得虜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則自斃矣其餘龍山粟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時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預將未米收藏洞穴所以官軍不能久困之今大軍之行必須以今年七月至潯州會廣西總兵等官

相地安營分兵亟出蹂爛其青苗使其今年無收如此則彼不虞我師之至出其不意則氣奪矣然後次第脩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仍循舊例必霜降然後進兵則今年為徒行矣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於四月抽軍暫還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

一嚴禁附近賊巢官吏軍民人等敢有以斗米尺帛與賊交易者即以軍法論里甲隣佑人等知情不首者并坐之專差按察司官一員分地

方往來體察

一大藤峽前面臨河宜於往來濟渡處作浮橋  
分官軍守護以便往來又宜造划船兩頭可使  
者分官軍駕使往來巡哨

一屯軍為久守之計宜州府藤縣等縣潯  
州府桂平等縣民丁免其糧差俾其屯耕山下  
賊田時出官軍以為之防護

一今之賊徒所以陪從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  
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  
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為已

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  
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俟  
俟一身四顧無依不幸為賊所虜姑從之以延  
頃刻之命賊劫持而害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  
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  
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  
如常時其心固自諉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  
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  
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真為賊  
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

賊者甘言秘計誘而出之殺以為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為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為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為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或給以印信票帖為照其榜文必須明白痛切明言前人之失決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發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迹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若其人不係賊所逼脅公然乘機自行劫殺者不在招撫之限

一兩廣之人眾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蓋總兵內官帶去旗牌等官及試驗報效等項名色此輩善良者少兇惡者多其中未必皆是總帥等官親昵故舊多由囑托買求志在貪功利已非真欲圖補報也其在營哨則凌鑠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居城郭則專利入鄉村則擾民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前所以使將領不和軍士離心人民失所皆此輩為之也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質朴所以引誘之為非皆此



輩也今旗牌等官宜於見調軍官中選用其餘  
跟隨之人雖總兵官亦不許過二三十人其餘  
假以試驗報效為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  
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廣州府為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  
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  
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旗牌達軍人等復如  
前日多方攪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其貽  
朝廷之憂又不止若徭賊而已也

一管軍頭目所以不能鉗制下人者非但號令

不明亦以將賴其用不免曲為之地也宜特差  
強幹御史或給事中一二員不與軍事不入營  
哨不通行移專奉

勅書隨軍所在糾察凡一應官軍敢有虐害居  
民妄殺無辜欺凌軍民奪人財物誘人子女者  
即便指實奏

聞區處縱有軍功亦不收叙如此則官軍知警  
居民有所恃賴

一以夷攻夷策之上者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  
衙門大小數十自來皆服調用近年以來總戎

者處置多失其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

勅獎勞之俾其加倍起兵躬領赴軍前聽調許以成功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封贈其父母妻室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餉賞俾其親立領狀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之財物盡數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其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地方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為艱得但私貨者多遂不甚貴宜嚴禁不許於土官衙門發賣則土人以鹽為貴然後用之以為賞勞土兵之資立為則例獲一功者賞鹽若干

一總帥所至宜延其父老及致事聽選等官家居者舉人監生依親者訪問賊情地勢俾其各陳所見裁擇行之如有願隨征者聽

一軍民人等有被賊虜去放回者宜令所在官司報名出官或發送軍前用為嚮導或廣東人被虜至廣西地面回者知其賊首姓名各令供

報若賊首委是平民假稱峒徭者即差人按名襲捕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父母妻子被賊殺害有欲報讎許赴所司報名編成牌甲名為義兵隨軍調遣

一賊所以取勝而我軍所以畏之者以毒矢耳宜令各處訪求善為解藥者多方製合給散每隊專委一人掌管

一染瘴癘多是貧下之人而富貴之人多無恙非獨不服水土冒犯雲霧使然亦由將理失宜

飲食失節所致也宜戒軍士毋得飲澗泉浴涼水自然少患多蓄薑蒜辛辣之物每日給散軍士使飲水者先嚼薑蒜少許自然無患是亦除瘴癘之一端也

一官軍所至之處如有商販之人隨行貨賣酒肉等物宜嚴禁官軍人等不許強買豪奪則軍中食物不缺不致生疾

右此賊大肆猖獗以來今餘十年矣狃於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氍乘馬張旗鳴鼓略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

時也官軍之至若來迎戰不過旬月之間可成禽也若仍深入巢穴不復出來拒戰雖出少敗即復入非假以歲月決無可平之理蓋此賊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懷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即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劫掠其為生民害固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生死決於此矣須必賊平為期若軍行未久即計筭所費以餉運為辭檢閱所傷以瘡癘為辭稍有所獲妄稱成功便議罷兵則亦無異於前日之顏總兵矣嗚呼兩

廣生靈為賊荼毒所餘無幾矣豈堪再受官軍之害哉

附錄繳進兩廣用兵事宜題本

少保兼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臣李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陳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彭時謹題為征剿兩廣賊寇事今有本院編修丘濬係廣東人深知彼處賊勢強弱民情休戚今見

朝廷遣將出師前去征剿且喜且懼備將彼處用兵事宜開寫揭帖呈示臣等看得丘濬所言利害

得夫明切詳盡用之必可成功以此不敢隱蔽謹  
錄一本繳

進伏乞

皇上俯賜睿覽仍發下通行總兵等官知會是亦  
平賊之一助也謹具題

知

廣東備禦徭寇事宜

兩廣同為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  
嶺崎嶇林薄深阻其中皆徭獠窟穴編民錯居其  
間廣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與之犬牙相入

雷州府惟遂溪縣廣州府惟連一州與之相附近  
其餘皆濱大海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  
永樂以來

朝廷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  
海洋倭寇為急未聞有徭賊侵犯也自廣西總兵  
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李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真  
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  
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然亦只為廣  
西患也而未及於廣東景泰改元廣東反賊黃蕭  
養作耗調廣西狼兵剿殺自此以來徭獠始習知

此方山川險易地理遠近所歷城邑知其無備又與官軍共事知其脆弱無難由是竊犯邊境然惟在於隣近村墟劫掠民居而亦未嘗敢離巢越境遠攻城邑也而我官軍承平日久不識兵革一聞賊至喪心失魂望風奔潰守城者閉門不出守堡者捨營遠避棄民與賊縱其殺戮由是賊益猖獗縱橫自如若蹈無人之境遂至陷城邑掠吏民遇有所獲束縛以需收贖屯聚旬月不復畏憚甚且三五分散無部伍沿村搜索無敢誰何之者竊觀此賊素無紀律不相統屬又無堅甲利兵深謀

奇略亦非矯捷難制如西北之戎狄也其前後所陷城邑往往皆是晦官兵之夜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城守官吏亦非食盡援絕力屈不支盡是因循放肆為彼所乘而已近年以來兩廣城池為所陷何啻十餘幸其志在子女財帛既得即去使其得即據之其害可勝言哉失機官軍畏罪之及隨即逃遁合干上司略不追究此做做遂以失陷為泛常事然此時賊止八九十為羣至多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近因總兵顏虎大征之後賊衆遂多至於踰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千人推厥所由蓋是此

輩皆是良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為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恐遇賊倭倭一身四顧無歸不幸遇賊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之入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當矢石之奔則棄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乃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若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皆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為真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

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禽獮而草薶之用以為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為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葢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間寂無烟火鷄鳴犬吠之聲殆絕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間有城隍處此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飢幸不死於飢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之何酷耶傳聞其事可為心痛而耳目所及者恬不一動念獨何心哉然此既往之咎方當慮方來

之策此時猶有可為者過此無及矣謹條所見為合行事宜一一如後

一議者謂賊之巢穴皆在廣西塞水必自其源伐木必去其根愚竊以為不然醫書有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今日廣東事勢可謂急矣尚欲循故常治其本可乎愚竊謂廣西當議攻廣東當議守攻難而守易易者既舉則難者可次第為矣比者

朝廷徙廣西叅將范信於廣東充副總兵駐劄石城往來巡督高肇雷廉四府可謂守得要害

矣蓋石城乃高雷廉三府之咽喉賊所必經之地使數年前早得一良將屯兵二三千守此決不至如今狼狽之甚是舉誠為得策矣但今三府之地人民凋弊已極賊虜掠無所得今皆轉而之東侵軼廣州府界其心切切然無一日而不在廣城蓋廣城百越都會人烟輳集貨財所聚此賊垂涎久矣一旦失之是無廣東矣無廣東是無廣西矣為今之計莫若更命叅將一員領軍三四千人於新興千戶所或於恩平驛立柵駐劄捍蔽廣城之西南又選智勇指揮一員統領軍



二三千人於胥江巡檢司立柵駐劄以鎮遏廣  
城之西北與石城鼎立三營分界而守皆不  
相統屬石城營則坐蔽雷州府分為兩路一路  
西抵廉州欽州靈山縣 路北抵高州電白縣  
之山口屯新興營則坐蔽新會縣亦分為兩路  
一路西南抵陽江縣之雙石渡一路西抵德慶  
州之瀧水等三縣胥江營則坐鎮三江巡邏端  
溪下流亦分為兩路一路北抵韶州一路西抵  
連州其三營又擇布按二司官有風厲敢為者  
一員奉

勅點集民壯或一千人或二三千人與之共守  
寇小至則各自守禦分地寇大至則互相應援  
或把截界首或邀其歸路以成犄角之勢分守  
既定入必得廉明剛正大臣一員鎮守廣城巡  
撫地方時常往來提督以齊戒律以作士氣誠  
如此策委任得人則廣東地方必有寧靖之理  
待吾民力既甦生理既遂然後大舉以擣廣西  
之巢穴蔑不濟矣

一三營既分之後每月各營散遣官軍分路巡  
哨如石城營則遣頭目二員領軍各一千人其

一巡哨化州茂名信宜電白縣地方其一巡哨永安石康合浦欽州靈山地方遇賊力足以敵則敵之否則報知六營量撥官軍策應或設伏或邀其歸分合隨宜若主將親行則二司官管民壯者代之城守其二營亦如之

一向時官軍征剿蠻寇往往不與之遇蓋找出廉州則賊往高州找出高州則賊往肇慶所以不能成功今三路並守則賊之入境無往而無備虜掠無所得又又自息矣議者多謂兵須合一則力專殊不知地界不分則守備者得以互

相推調不肯用心必須各守其分地則責有所歸遇有賊入境即便遣人飛報二營使其知預備或截殺或澹伏隨宜處置且如果賊勢大至不能敵則急飛報二營

行廣西守把

官軍邀截其歸

一高雷廉三府地界當其中皆有官路路之東北近海者盡是平地路之西南邊廣西者半是山嶺賊之出沒皆必歷山嶺而後履平地宜差官相裨於嶺中間溪徑可塞者塞之鄉村不可守者棄之擇其要害賊所必由之地立為營堡

差官軍守把扼其來路然亦不須多立恐調官  
軍不敷

一賊之陷城掠村多是掩襲無瞭望者故也宜  
於官路左右及邊界去處設立烟墩砲架置鼓  
拆烽火撥軍丁或民壯守瞭大賊至則放砲小  
賊至則擂鼓使知所備

一賊所以能竊入城池者蓋是軍衛有司彼此  
相推以至失誤今後府州縣有衛所去處宜將  
正軍盡數撥於近城三五里或十餘里要害處  
立柵守備所以然者也屯軍近城使其彼此牽

制賊決不敢舍柵犯城也其城池責付有司正  
佐官員設法與衛所掌印官率領軍丁老幼共  
守其無衛所去處令有司率民壯自守而鎮守  
大臣又移文軍衛有司責以大義俾其與城相  
為存亡仍令寫立保守城池不致失陷結狀按  
月繳報合于上司遇有失陷并坐有司不但專  
罪軍官

一各處城池營堡宜照依西北二邊設夜不收  
探聽賊情

一徭賊皆來自廣西柳慶潯梧等府遠者千餘

里近者亦不下四五百里其所以入寇必有所經由之路自來皆有官軍守把今後遇有生擒蠻賊及有被虜軍民逃回者務要追究是何方賊從何方來經過誰人守把地方如是大藤峽賊則責潯州守將之類若賊止二三十人容有不知百人以上豈有經過不知之理宜備其供詞申達上司奏聞

朝廷明正其縱賊之罪

一賊勢所以猖獗者蓋以守土官員畏以失機獲罪往往互相蒙蔽不肯申達今後遇有賊寇

殺許令有司大小衙門徑自申奏或被害之人自行赴京申訴如此則可以消壅蔽之端不養寇以成大患矣

一官軍失機往往逃遁待赦以此做做不肯用心殺賊臨戰之時輒懷首鼠今後官軍有失機者責該衛所管印官名下追取仍拘繫親屬杖限根要在城者巡按御史在外者分巡官十日一比較如此則彼此相持不逃遁矣

一軍功惟施於軍官而文職官吏有肯向前殺賊者往往陞賞不及以此懈怠今後文職官吏

有功者宜着御史等官具實奏保陞賞有為上司所蔽者許令徑將自己功次備細申達巡按御史等官為之勘實具奏陞賞如此則人人感激奮勇矣吏民之有功者亦如之

一廣西地方近年以來凡無城池去處人民自相團結聚為山寨賊來則入寨自保賊去則下山耕種廣東地方惟開建瀧水封川三縣可依此法行之其餘地方山嶺頗少宜於官路東北近海去處擇地聚民團結為村立木為柵開土為塹塹之外種芳竹植尖木列竹簾圍繞鄉村

三五里隨勢設法塞徑路斷河橋每村約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聚其父母妻子財畜其中則民必堅心守死矣仍令官軍於官路中巡哨扼斷蠻賊往來之路每村各立烟墩遇有警急即急收牛畜閉門自守仍禁往來巡哨官軍不許入村侵擾違者治以重罪

一雷廉高肇四府知府宜擇壯年強敏者為之授以

勅書許其從宜設法自守地方仍專委以團結鄉村之事

一每歲遇人民耕作收穫之時分散頭目統領人馬於緊要去處截路搪伏擁護人民或主將親率頭目耀<sub>兵</sub>地使彼知懼不敢入寇

一蠻賊所掠四府子女財畜聞其皆將往廣西柳慶等府左右兩江及貴州雲南地面貨賣宜行廣西雲南貴州三處總兵鎮守大臣及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禁約許人首告子女發回原籍財畜就將給賞出首之人如此則賊虜掠無所用又將自息矣

一軍衛有司今後有被賊捉去贖回者除途行

無備出其不意外但力足以禦備而為所執者許風憲官糾劾及軍民人等首告軍官依律問罪民官革職為民

右所條事宜大要議守蓋兩廣地方疲弊已極若復再調官軍民力支持不及萬一又有前日頗總兵之害又不若不調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先廣東欲守廣東必先自廣州始兩廣之有廣州如人之有脾胃也脾胃常存雖四臟各有受病之所而人尚可以不死他日遇良醫施妙劑則其康復也不難矣愚意所以切切於廣州者以此新興昏

江屯兵議者不知愚意必不能無疑蓋以新興去  
德慶頗遠胥江去廣城甚近殊不知二營之屯專  
為保障廣城而設其新興之屯尤為切要若移之  
肇慶府則賊必攻新會新會既破必至南海其二  
邑民性習亂一旦相扇而起其禍又不止於廣西  
徭寇而已也屯兵於此非但坐鎮廣城又可以通  
高雷廉瓊四府之道路路既通則如人之血脉相  
貫雖有病根不能頓除而亦可以漸漸平寧矣胥  
江之屯又所以遏梧州之下流通北上之路安廣  
之人心使之不至於虛生驚駭且又以為韶連二

為入之計宜擇守土之將重知府之權俾其專  
以鎮嚴安撫為先其餘事務稍從寬緩每歲分  
巡憲臣必擇剴正明達之人許以便宜從事當  
其交代必須入境交印不許先期輒還如此則  
付託得人可保無虞矣

一瓊州孤懸海外武備甚弱人民戀土易相扇  
惑切不可輕信人言起黎兵調民壯過海殺賊  
儻有此舉委任不得其人中有好亂者設計誘  
怗禍變即時而起前年邵瑄之反政以調去廉  
州揀選因此扇動幾至危殆

一屯田每丁給田二十畝歲納細糧六石往時以正軍受田其後正軍不足又分餘丁蓋瓊州田土素瘠民田百畝納米三石猶且拖欠况屯田皆民所棄不毛之地乎夫以貧軍耕瘠田而責以十倍之稅將何以出乎用是往往貧妻賣妾絕脰投水流徙逃竄小則偷盜牛馬大則聚衆打劫官府徵捕不已異日相挺而起為亂未必非此輩天順八年海南衛嘗差人具奏乞如雷州衛鎮撫顧雲奏准輕則例已蒙該部行前巡撫葉大人處治適其議事來

京後往口外遂以白頭劄付行回至今不見下落伏乞查行設若以為軍儲急用不可輕減見今瓊州有一種穀名鴨脚粟價廉而耐久乞如北方雜糧事例從便收受如此亦可以少懸屯軍之力是亦銷禍變之一端也

一城門鎖鑰自來皆屬衛官收管而衛官員多往往非時出入門禁不嚴乞行本處府衛其門鎖仍舊軍看守鑰匙則以付本府掌印官收開及守把城門士卒亦須軍民相兼蓋海南素弱萬一有事變多起於軍不可不由為之防



瓊臺類稿卷之七十終

